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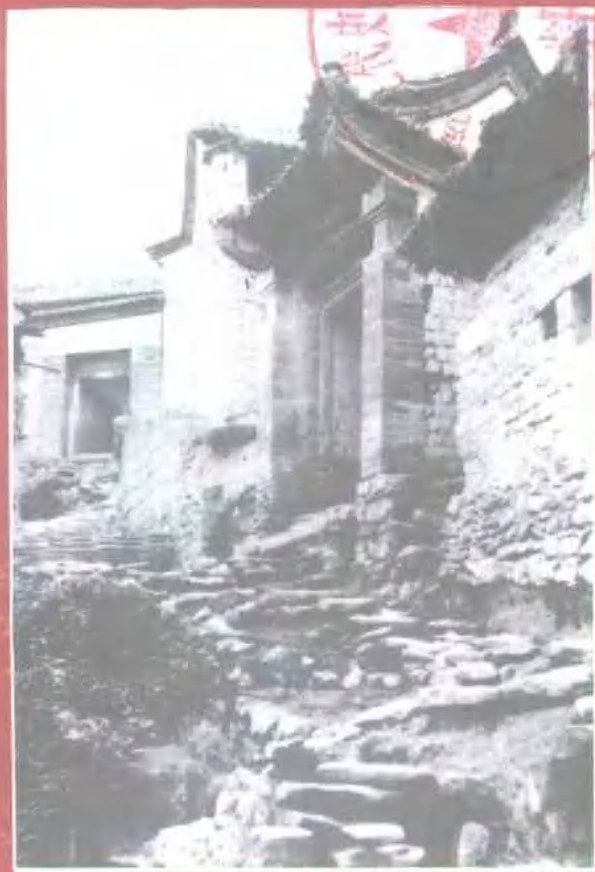
2512

红河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红河县委员会
教文卫史委员会

编



红河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红河县委员会
教 文 卫 史 委 员 会^编

一九九九年九月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钱富良

副主任:张思文 邵炳祥

委员:张智民 朱志才 白石柱 陈拉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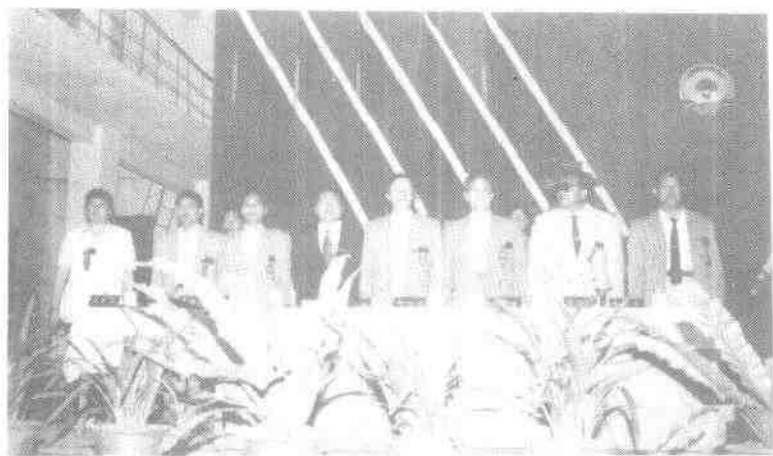
编辑名单

责任编辑:邵炳祥

编辑:张智民 白石柱 李金成 陈拉沙 陈红卫

校对:陈拉沙

封面设计:邵泽祖



政协红河县九届一次会议开幕式



政协红河县九届委员会常委会议

目 录

我退役后的一段经历	肖文科(1)
长沙起义经过	肖文科(3)
风急雨骤荡元南	李善增(7)
安邦村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纪实	郭湛图(11)
哈播谈判	杨有文(13)
抗日战争时期迤萨游击司令部的来历	马佩兴(14)
击毙匪首杨桂森始末	杨有文(17)
解放大羊街、浪堤、车古概况	陈光庭(19)
红河革命歌诗十二首	编者(21)
红河县城西山公园元南大队、红河护乡团建军碑文	
..... 中共红河县委员会 红河县人民政府(30)	
迤萨镇及裕泰乡开辟工作情况	
——原边纵十支队副政委	廖必均(31)
史略与土司	刘卓仆(33)
红河县部分姓氏探源	钱存广(40)
红河县地区的土司“改土、归流”史记	杨 力(46)
大羊街等地解放初期政治经济二、三事	陈光廷(54)
红河人开辟东南亚商路	王建生(61)
迤萨的跨国商业	王建生(69)
解放前迤萨政治、经济情况概述	王荣廷(77)
染布专业户姚氏家族	廖伯英(92)
迤萨学校简史	杨景贤(94)
大羊街乡妥谿村文史概述	陈光庭(102)
回忆安邦小学校两位教师的简况	郭湛图(104)

红河县华侨侨眷爱国爱乡二、三事	郭湛图(105)
红河县哈尼族族源初探	钱存广(108)
爱国爱乡故土情深	
——访老挝川圹前华侨协会主席、归侨老人邵全科先生	郭纯礼 白古文(110)
迤萨在少数民族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杨 力(113)
哈尼族吸纳汉文化历史过程	毛佑全(117)
红河县少数民族习俗风情录	赵官禄 供稿 李金成 整理(130)
红河县彝族尼苏人婚俗趣谈	龙保贵(139)
红河县彝族尼苏人节庆活动考释	龙保贵(150)
廖学礼传略	廖伯英(162)
王星南事略	陈光廷(164)
剿匪大队长何传贤	梁伯发 供稿 李金成 整理(165)
孤胆老英雄何国泰	王建生(180)
封面:云南人民自卫军元南大队建军地址——红河县大羊街乡大羊街村	

我退役后的一段经历

肖文科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向中国政府投降，八年的抗日战争宣告彻底胜利。当时的政府首先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压缩庞大的军事开支，把军委会所属的一百多个军都进行整编，整编的办法是把原来的军除老弱的军官编余，把军的番号改为师，加上一个整字，例如、整一师，而原来的第一军，撤销战区长官部，原来集团军总司令改为方面军司令官，编余的士兵有多少我很记不清楚，被编余的军官就有好几万人。编余后，发给遣散费，令其返乡。因为遣散费为数极少，生活费用也高，把那点钱用完还回不到家，就变成了流浪者，特别是流浪于城市很多。有的人实在无法可想了，就到南京中山陵哭陵去，有的成群集队地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工作，有的到了香港去投靠李济深，到香港报到就可以得到三千元港币，当时的社会秩序特别混乱。后来，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况很严重，又怕这些退役军官们去投靠共产党，就想办法成立了二十七军官总队，几乎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军官总队，负责收容流浪在全国各地的编余军人，办理退役手续，发给退役费和退役证明书，退役金是从服役之日起至退役之日止，服役几年就发给几月的月薪。当时我是在二十七军官总队，驻在湖南衡山县城，我领到了十四个月的退役金。退役手续办理完毕后，绝大多数退役军官们就开始在铁路线上做起生意来了。做什么生意呢？把领到的退役金，连同自己所有的钱凑在一块，在湖南长沙买些战后救济物资，如蛋粉奶粉、牛肉罐头、猪肉罐头等，运到广州香港等地出售，不交税、不买车票，所以生意做得很活跃，赚得不少钱。当时的

国防部还派了一位将官沿铁路线上视察,是否有冒充退役军官的,如果发现有的话,就马上制止,只要是退役军官们的货,车站就给予方便,就增加车箱,这是当时的国防部通知全国各铁路线都要这样做,认为对这些退役军官一宽再宽就不会被共产党拉过去,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退役军官都表现得喜气洋洋。既能赚钱,又不受法律约束,真可谓天之骄子,这样一来,社会秩序大乱,人民群众有钱买不到车,坐不上车,每列车上至少有三百至四百名退役军官,老百姓对这些退役军官恨之入骨,但是还不敢说,如果说了就要挨揍,很多人在背后说这些退役军官乘的车叫做霸王车。记得有一次在长沙东站和站长为了要增加车厢的问题发生纠纷,长沙东站出动了全部铁路警察,想制止退役军官不准带货太多。军官们不接受,几乎发生械斗,因为军官们都携带着自己的私人手枪。这件事被当时长沙国营区李司令官知道以后,亲自到长沙车站说车站不讲理,而是要挂车开走,还指责了长沙车站再不能发生类似事件。这样一来,退役军官更骄傲了,更没有人敢管了。又一次在香港因为卖货没有按章上税,又与海关发生冲突,香港警方出动警察干涉,退役军官不接受,发生了械斗,打伤了香港警察一名,当天晚上香港警察总署将所有在香港的四百多名退役军官从旅店里传到警察总署,将所有货物暂时收集在警察总署,并发给收据,也没有怎么的,只说,以后不准在香港闹事和乱打人,也没有作任何批评。当时的香港总督葛量洪打电报给当时的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要求派船到香港把全部退役军官从香港运回广州。我们到了广州后,当时我以为这次一定要受到处分了,可是真出乎意料,张发奎把这批人叫到行辕大礼堂开会说,你们在香港打伤了六个警察,这是要不得的,今后再到香港去,不准闹事,要遵守人家的规定,你们做点生意是可以的,你们不是资本家,你们的货全部运回来了,现在全部发还你们,你们到船上去认领,领到自己的货后,即时回到长沙。我们在铁路线上做生意共有两年的时间,在这期间,

我还看到粤汉铁路沿线都堆满了军用物资，准备运往内战前线，许多被服装具和粮食已被霉烂也无人过问，被盗窃变卖的不知有多少。

长沙起义经过

肖文科

一九四八年春天，我们住在湖南长沙。衡阳和邵阳等地的退役军官突然接到通知，要集中体检和参加考试，准备复役。当时，在我思想上感到极大的不安，认为自己在8年零1个月的抗日战争中，流血流汗已经够了，对得起中华民族了，为什么还要复役？但翻开退役证书上有一条规定，即：所有退役军官，退役回乡后，应随时响应国家的召唤。当时，正值内战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为了适应内战需要，就必须大量的成立新军，就得招回大量的退役军官，作为我们来说，就无条件地服从国防部的召唤，我也参加了体检和考试，准备复役。

程潜是国民党的元老，北伐战争的军长，一九四八年参加竞选副总统落选后，蒋介石为了安慰这位元勋，任命他为江西湖南两省的绥靖公署主任，拨给五个军的美式装备，在湖南成立五个湘军，干部来源都是在湖南境内的退役军官，士兵则由长沙团管区负责招募。是年二月初就开始考试，所有在湖南境内的退役军官到长沙报到后，由程潜亲自出马，到考场讲了话，晓以退役军官重新复役的重要意义，经过三天的考试后，宣布所有参加考试的军官全部

录取,老实说,这次体检和考试,都是表面形式,其实不参加考试也必须把这些人招回来才能够数。之后将所录取的退役军官集中到汉口陆军第三训练处受训两星期。当时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是陈明仁,故在这两个星期中,主要由陈明仁将军介绍他在四平战役中如何打仗,以及回到长沙后如何接收新兵,接收后如何打仗,如何训练和今后如何带兵打仗。另外,把所招回的军官暂分配给两个军,即:一百军和一百零二军,下属四个师,即:六十二师、三一四师、一九七师,另外一个番号忘记了,我被派在三一四师九四二团一营当营长。与此同时,新兵招募工作也全面铺开,当时的湖南人民大多数人都反对打内战,这样,给招募新兵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从1948年4月初收到新兵,特别是程潜强调这五个军都必须青一色的湘军,无论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征齐两个军的新兵入伍,但实际上所征来的新兵中,绝大多数是抓来的,一部分是买来的。买来的新兵当中,又都是从部队跑回家的,或从部队退伍还乡的。那时,富人家的儿子是很少应征入伍的,都是愿意出钱买那些穷人家的儿子去顶替,或收买那些散兵游勇去顶替,当时买一个兵得花二百至五百块大洋,所以穷人家的儿子就得送参加打内战,有钱人家就用不着去担这样的心了,所谓吃钱卖放,就是新兵接收入伍后,有钱的人家可以用钱去送给征兵委员们,征兵委员接到钱以后,就说某某新兵身体不行,个子太矮,不够入伍条件,可以遣送回家,每个征兵负责人在一次征兵工作中饱私囊的事比比皆是,这是征兵委员们的生财之道。1948年4月初新兵接收过来以后,及时按两个军的建制编成两个军开始训练。由于这批干部都是来自退役军官,在退役两年内都做生意,自由散漫惯了,绝大多数都很不安心,新兵当中也是来自散兵游勇的占多数,经常发生外跑,甚至成班的集体逃跑。不用说,整个部队士气相当低沉,这给以后的起义打好了基础。

1948年的8月份,是长沙地区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国民

党在长沙的最高军事首脑是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长官公署设在长沙，下属有桂系的第三兵团，即：张淦兵团和陈明仁兵团，以及湘赣绥靖公署下属的几个保安旅，还有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溃退下来的一部分，总兵力约在十八万人左右。八月中旬，原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将军脱离国民党以后，到了延安受毛主席的委派，携带毛主席给程潜的亲笔信，秘密到了长沙和程潜和陈明仁进行秘密谈判。参加谈判的是陈明仁兵团的师长以上将领，谈判内容当时我们不会知道，起义后才知道当时谈判内容是决定日期那天起义，包括起义后官兵的安排，以及部队如何整编等等。在这之前，白崇禧为了收买三一四师官兵的心，曾额外发了一次钱，我记得连以上干部发了 60 至 100 大洋，排以下干部发了 40 元，士兵发给 20 元，当时，我们师长陈到曾这样表示，发下来钱我们要，但建制仍属一〇二军，并说我们是湘军，不愿意加入桂系。在我们起义前的两三天，白崇禧往常派人 对程潜和陈明仁进行监视，不但如此，国民党大小特务布满长沙街头，大特务们的名字忘记了，经常找程潜和陈明仁两位将军开会。有一次大特务曾布置要在开会后，只要程潜和陈明仁在送行时出到大门外的话，就把他们两人架走，但是他们仅送下到楼梯口就握手送别了。这些情况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起义后经过我们的副师长和程潜的秘书长在开会时对我们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在起义前陈明仁命令周围的军事设施全部毁掉，当时长沙各种报纸都提出质问，说陈明仁将军曾表示要用保卫四平战役的决心来保卫长沙，为什么还没有打仗就把工事全部毁掉？当时陈明仁为了应付长沙各报的质问和长沙市民的议论纷纷，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解释说大家都不是军人，不懂军事，我陈明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作战都不需要什么工事，利用这些工事就是被动挨打。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我准备把战线推到汀泗桥一带，这样就可以控制粤铁路两翼的大片战略要地，这样才能保住长沙不是更有把握了吗？并且我在四平

战役打得那样出色，根本没有使用什么工事，念你们不懂军事，我不能怪你们，因为兵家的事，希望你们今后少在报上瞎评论。这样不但说服了记者们，连鼎鼎有名的大军事家白崇禧也被陈明仁掩盖过去了。

陈明仁做得象真的那样，就在八月十四日就把我们这个团派到长沙以南的永安市沿公路进行布防，出发前还把这个团结合在长沙二里牌，讲话说：情况很紧急，说不定你们这个先遣团可能在几个小时后就要与敌人接触，可能会有很大牺牲，但不要紧，你们和敌人一旦打起来了，大部队马上就支援你们，大家不必担心。我们这次战役是保卫大西南的一次最重要的一次战役。你们团的任务是迎战共军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你们这批干部都是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的老干部，陈明仁在讲话的时候还捏起拳头，表示要以长沙共存，陈明仁讲完话以后，特别还问一问我，听说你是个云南人，还很勇敢，你可能没有什么顾虑吧？我回答说，军人打仗是家常便饭，有什么可以怕的。讲完话后就出发了，当天下午我们到达永安市后，按照各营的任务把阵地布置好，团长几次在电话上告诉我说，老弟你要特别注意，据上级的指示，你营是首当其冲，这次战争要由你们营开始，上级指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敌人不打我们的话，我们决不能首先开枪”。我当时越听越糊涂，马上拿起电话向团长问个明白，但团长也说，他也很不理解上级的意图，正在这个时候，永安市街上犬吠声和人的嘈杂声都很乱，当时我要第一连派一个班到永安市附近去侦察敌情，这个班到了永安市以后，发现街上已经有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一个营，这个营把我们这个班已经包围起来了，大声问这个班打招呼，不要打枪，不要发生误会，后来把这个班叫到他们营部吃了一餐饭，很和气地和他们交谈，把这个班长搞得糊里糊涂。最后他们的营教导员写了一封信给我，要班长亲自把信交给我，当时我接到这封信后，也感到莫名其妙。正在这个时候，团长亲自到了我营的指挥所，并告诉我说，

老弟，快把部队撤下来，上级已经正式通知我们团马上到长沙集中。并说我们整个兵团都宣布起义了。于1949年8月15日我们就把部队撤下去。到长沙集中的，当时整个长沙市都欢腾起来，整夜都放鞭炮欢迎解放军和起义部队，白崇禧看到形势不妙，急急忙忙坐飞机跑了，他的桂系的第三兵团由衡（阳）宝（庆）公路向广西境内撤走，八月十六日白崇禧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撒传单，传单说所有不愿叛变投降的官兵们，马上率部到广西报到，营长升团长，团长升师长，师长升军长，士兵可以连升三级。十七日拂晓，一百军军长杜鼎率领军直属部队和六十二师以及我们师的九四一团跑了。八月十八日白崇禧派飞机到长沙附近的起义部队驻地进行轰炸，但没有伤亡。第六十二师跑掉后，被四野部队追到广西边界才追回来。当时六十二师师长夏日长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再一次表示起义，但解放军陈司令官说，现在不要你起义了，当作俘虏对待。起义完成后，和河南部队合编为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我被编在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一营当营长，以上就是我们第一兵团在长沙起义的经过。

风急雨骤荡元南

李善增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十支队，奉边区党委的指示，执行打通滇南和滇东南走廊，使滇南和滇东南根据地联结成一片的任务，对红河南岸地区的各民族上层、土司头人，以

政治争取为主的态度进行工作。在进军之前，曾派许立刚同志到迤萨争取抗日时期的游击司令官姚虞卿。通过姚虞卿争取迤萨的开明士绅，派张跃明同志去思陀（乐育）争取“联防”副总队长思陀土司李呈祥，又通过李呈祥争取“联防”总队长瓦渣土司钱祯祥。许立刚、张跃明同志对他们宣传了共产党和边纵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他们应走的道路，要求迤萨和土司地区保持中立，撤去其布防武装，准许我军通过其境，供应我军粮食，双方互不侵犯。可是，迤萨的士绅和李呈祥怀疑我军，寻找借口，咬舌搪塞。

七月下旬，边纵十支队按上级指示，渡过红河进入浪堤根据地，准备向东进军；对边疆民族上层、土司头人，仍然是本着政治争取为主的态度，并与迤萨绅士推举派来的代表谈判。谈判协议决定：迤萨脱离“十二乡镇反共联防”组织，民选迤萨镇长管理迤萨地方政权，地主官绅不得干预政务，十支队不进驻迤萨，双方停止敌对行动，迤萨撤除布防哨卡，我军路经迤萨时，不得拦路阻击。思陀土司李呈祥亦派代表到浪堤与十支队司令部谈判，李提出：粮食供应一时难以筹备，要十支队暂时不进入思陀。十支队观察“联防武装”动向，察觉“联防”总队长钱祯祥的行动，在谈判的同时，土司积极布防并派入报请敌二十六军出兵协助，召集各土司“联防武装”与敌二十六军配合，准备进攻十支队。十支队了解到敌入的阴谋，采取军事行动。

一、攻打思陀、左能、洛孔土司地区

“十二乡镇反共联防武装”死心投靠蒋介石，企图配合二十六军，进剿边纵十支队。边纵十支队亦随之布置战斗，发动浪堤地区的革命青年参军参战，吸收浪堤地区的一百二十余民兵编入四六团，并又通过浪堤村政府发动浪堤各村群众，组织了一百余人的一支备战民兵，听候调动参战。动员各村群众献粮、献物资、献枪支支援部队；妇女会的妇女们日夜赶磨干粮，以供军用；组织骡马大

队，驮运战备物资随军供应，派出侦察员到迤萨、思陀、左能、洛孔、瓦渣侦察敌情和地形，以备布置战斗。

七月三十日，边纵十支队分兵四路向迤萨、思陀、左能、洛孔进攻。

以一个排的兵力，从安品出发，路经哈龙、坝罕进入安帮，佯攻迤萨，牵制迤萨敌军。

四十七团从浪堤直向思陀他蒲阿轮、阿蒙进攻，突破思陀“联防武装”的前哨布防，在大新寨经过激烈的战斗，“联防”大队长李秉诚率兵退回乐育思陀，“联防”副总队长李呈祥，意料到难于抵抗，率其武装退逃至迤萨，直向官厅逃跑，留其妻普淑琴在其土署，迎接四十七团进入乐育。四十七团进入乐育后，立即向各民族群众开展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以安定民心，消除误解。四十六团从浪堤出发经车古、老密大箐，分兵二路向左能、洛孔两土署发起进攻。由于部队长途跋涉、雨雾封锁，向导对进军路线辨认不准，行军有误，未能按计划时间到达目的地，致使白天突击进攻，“联防武装”坚守土署阻击，难以制胜，四十六团主动撤出战斗，撤回思陀大新寨整顿部队，部署二次进攻。

边纵十支队同时进攻思陀、左能、洛孔，佯攻迤萨之后，迤萨士绅募捐筹集了数驮物资派人送到浪堤交给十支队司令部，要求十支队不要进入迤萨，部队需要的物资，迤萨愿意继续筹集供给。是时，敌二七八团已开始从建水出兵增援“联防武装”，十支队除派兵牵制迤萨敌军外，立即整顿部队二次进军左能、洛孔。八月二日，边纵十支队分兵二路：四十七团攻洛孔，四十六团攻左能。左能、洛孔“联防武装”坚守土署还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四十六团的战斗员舒南山、杨永山、李志严等英勇牺牲。四十六团紧急攻击，左能土署即将攻陷之际，“联防武装”总队长瓦渣土司钱祯祥，利用其土司制度权力，封建宗法礼教和风俗习惯，蒙蔽诱惑人民，威胁并规定奖惩制度，不出力者罚！通共者杀！严令刚由思陀退

回来的郭文明中队和左能的李国栋中队只准进，不准退，把两个中队的士兵立即调转过来，从瓦渣方向增援左能、洛孔“联防武装”，包围边纵十支队四十六团、四十七团。时值敌二十六军二七八团到达迤萨，亦出发增援“反共联防武装”。边纵十支队处于敌众我寡的形势之中。为减少部队损失，主动撤出了战斗。四十六团、四十七团相互掩护，撤退转移到浪堤根据地。

二、敌军扫荡，施行三光政策

八月六日，敌二十六军二七八团，汇合十二乡镇“联防武装”，以二七八团为先锋，联防武装为后盾，分兵三路向浪堤根据地进行扫荡。

十支队四十七团二营和暂编大队，抢占玉屏山，浪堤民兵埋伏老营盘前线阻击，掩护部队及浪堤人民疏散转移，共产党员民兵王俊凯同志与敌搏斗，壮烈牺牲。经过激烈战斗，掩护的部队向后转移，敌二七八团和“联防武装”进占浪堤各村，对浪堤各村居民采取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浪堤人民深受其害。

二七八团尾追边纵十支队到达猪街，不知十支队去向，部分（约一营）返回驻扎大羊街，搜捕大羊街地区的农村革命干部，敲榨勒索参军同志的家属。留在元南的武工队和元南民兵，以麻雀战术夜间袭击敌军，或半路埋伏深山袭敌，骚扰敌军，致使二七八团余部胆颤心惊，吃住不安，只好撤回迤萨。

一九四九年，是元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最激烈、尖锐、复杂、残酷的一年，元南人民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积极迎军、拥军参军、参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元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贡献，在元南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千古！

安帮村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纪实

郭湛图

我是1955年底由越南回到祖国的。回国后,就听说要土改了,但不知道土改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听了宣传才知道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面对面而又非常严肃激烈的阶级斗争。经过土改,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和教育。时间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在我的脑海中,尚存在着些印象。现将我参加土改的亲身经历及体会认识,作过大概的叙述,供大家参考。由于未经土改工作队员审阅,难免有漏记和不完善的地方,希望知土改实情的同志帮助指正。

安帮村属红河县迤萨镇管辖,座落在县城西南的郊区,离县城半华里左右,是汉族、卜族、哈尼族聚居的一个村寨,全村有二百户左右人家,一千左右人口,汉族占70%,卜族占25%,哈尼族占5%。1956年实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时,上级调派来了土改工作队员二人(黄家祥、蔡元武)。工作队进村后,大概分作以下的几个阶段进行工作。1. 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的宣传土地要回老家土改政策,党在农村的土改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打倒地主阶级(消灭不是消灭肉体,而是消灭阶级;打倒不是打倒个人,而是打倒阶级的威风),对地主一个不抓、不打、不关、不杀,不挖地财,不收浮财,房屋不动,只要是向群众低头认罪,坦白交待剥削罪恶,承认自己的阶级,交出土地,还是给予生活出路,同样分一份田地。2. 工作队串联贫雇农,了解、调查、摸底,发动组织一支党依靠的农村的阶级队伍,开展全村各户的田地登记。登记内容是,你家有几份田地,座落哪里,是何人耕种,哪份田地每